

阎传民 著

乱世风潮



乱 世 风 流

阎传民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5.25·字数 352,000

1989年12月第1版·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

ISBN 7-80040-177-4/I·155

定价: 6.00 元 (膜)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阎传民，1946年生于山东省曹县青堍集镇阎庄。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在军中任职16年。转业后分配在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先后任法医、检察员、科长等职。曾因侦察破案有功，荣获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作者出身寒微，靠食地瓜干养大，自幼勤俭并有读书癖，及长，即留心世事，注重于研究社会。为著书，每日晨四时起床，晚十时就寝，不论风雨寒暑，二十年笔耕不辍。自言：不是以纸墨，而是用骨油和血汗冶铸文章；著一部再现“文革”、再现历史多功在今世、流传千秋的名著。以慰自我，以利后人。

目 次

一、苍天巨变	(1)
二、正义声明	(29)
三、袁谋定策	(67)
四、卖友求荣	(97)
五、批斗大会	(137)
六、死里逢生	(150)
七、借故诱奸	(182)
八、冯斋自杀	(219)
九、志为攻关	(253)
十、节外生枝	(289)
十一、流氓淫棍	(324)
十二、重陷牢房	(360)
十三、私设公堂	(388)
十四、存根丧命	(430)
十五、老母哭丧	(468)

一、苍天巨变

随着天体运行，星转斗移，日月变换，时间到了公元1966年秋末。天有不测风云，几声闷雷，几道闪电，将中国江城市一带的气候推向了另一个季节。立冬刚过，气温骤降，冷雨转雪，大雪铺天盖地，平地积雪盈尺。西伯利亚的寒流又趁火打劫，十级狂风，卷天裹地，疯狂地扫荡了3天3夜。风寒雪雨，轮番上阵，可谓了得！瞧吧：大杨树上昔日鸟巢如今无影无踪；往时威猛矫健、搏击长空的雄鹰，眼下却蹲在坟头只顾瑟缩；一些农家茅舍的顶盖揭开了，道旁杯大的树木连根掀翻了；厨房里的水缸冻裂了，挂在床头墙上的温度计的水银柱儿凝缩了，竟由长长的红线成了小圆点；酷寒冻死了野外的山雀、斑鸠，冻僵了家养的白灵、画眉……生灵万物无不遭受了一场世间罕有的浩劫！

江城市北45公里以外，有一处既含峭壁悬崖、又有沟壑渊潭的山峦。其中，一座山丘的向阳坡上住着一户人家，老瓦小舍，古朴清幽。院内西北角长有一棵6丈高、两抱多粗，据说种自明朝嘉靖年间的古槐。数百年漫长的岁月里，古槐经过无数的风吹、雨打、暴晒、霜袭、雪浸、雹砸、虫咬，可说是历尽了沧桑劫难。然而，古槐没萎缩，没枯死，它根系发达，苍翠遒劲，枝杆似铁，老而益壮。院落四周黄土构筑的围墙顶上，长满着肥厚、青翠而芒刺锐利的仙人

掌。恶劣的生长环境，使仙人掌于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之外，分明又多一种生存的威胁和磨难，这便是水和养料的匮乏。然而，不屈的仙人掌，依靠从可贵的土墙里，吸取那少得可怜的水分滋养生长，不枯不萎，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小院的主人叫李喜斌，今年阴历6月初3刚庆过89岁寿辰。早在1900年，中国闹起了义和团。那时候的李喜斌正值体魄健壮、意气风发的年龄，他学拳棒，练劈刀，大杀洋鬼子。到现在，六十几年过去了，李喜斌老人不忘天天练武。虽然岁月的印记在他脸上爬满了刀刻的皱纹，银丝般的胡须已齐及胸脯，但老人寿高福广，四世同堂。他59岁的儿子李右斌在江城医学院工作，孙子和孙媳在江城市发电厂当会计，重孙子小明已上学读书。小明12岁，生得浓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头戴一顶猪猴帽，一身棉袄厚墩墩的。在下大雪、刮大风的第三天早饭后，小明背着书包，站在祖爷身边急得团团转，嘴里不停地嘟囔：“糟啦……糟啦……风、风太大，老天爷发脾气啦……没法儿上学啦……祖爷，这可咋办啊……”小家伙边嘟囔，便伸手拉扯住祖爷身上那内蒙古产九道弯细羊毛皮袄的衣襟儿。李喜斌老人拍一拍重孙那乌黑发亮的脑袋，亲切地说：“别急孩子，我出屋看看天候再想法吧。”老人走出堂屋门，站在屋檐下，手搭凉棚张望，从老人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即刻凝固成冰霜，唇边银须上尽是珍珠般的小冰球儿。老人张望一阵被大风吹得迷迷茫茫、灰灰蒙蒙的天空，眉头拧聚成一团，说：“吓吓！俺这辈子在前清过了30年，民国过了40年，共产党领导下又过了十几年，俺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这么大的风，这么冷的天哩！”老人说完缓步回屋内，一把揽过重孙子小明，将其搂地怀里，半天才忧虑重重地说：“孩子，今天这种孬天气可是一劫呀，在

劫难逃的，只怕活人也会被冻死！”

李喜斌老人的话一点不错，江城医学院里就有人在劫难逃，被活活“冻死”！

江城市内设有几所大学，江城医学院是其中的一所。医学院位于市南郊，座北朝南。大门为大理石建造，呈拱形，巍峨壮观，配以郭沫若题赠的江城医学院校名的那鎏金匾额，更显得别有一番气度。

进入拱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精巧别致的喷水池。池内有石头堆砌的假山，造形奇异，巧夺天工。那一对仙鹤塑像，或埋头汲水，或昂首观天，生动逼真，胜似活物。这校门，这喷水池，一庄一谐，两相映衬，相得益彰，构织成一幅多么和平、宁静、优雅的图画。这也恰是社会主义大学所应具有的书学习的气氛。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上，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变革遍及中国的每个城市乡村，每一片繁华和偏远的角落。自然也深入到这江城医学院。而且，由于这场变革首先发源于上层建筑、发源于思想文化领域之故，它在作为江城市四所高校之一的江城医学院也就有了愈益鲜明、突出和激烈的反应。只要往喷水池东走百余米，来到本校7层办公主楼，对此，便可一目了然。

其实，别说走到楼前，只要进校门，也许校门根本不用进，就在学校围墙外的大马路上，人们便会被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所吸引。画像展现了伟大领袖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他那身穿绿军装、神采奕奕、坚毅自信、慈祥可亲的形象，那挥舞巨手、统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的气魄和雄姿，令多少人热血沸腾，心迷神荡，奋勇向前。这幅高8米、宽6米的领袖彩色画像便悬挂于学校7层主楼

的正面墙上。这是医学院红卫兵组织请来 5 名优秀画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特意而精心制作成的。

巨幅画像下端墙壁上，张贴着许多标语口号。大都为时兴的通常各单位都有的颂扬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文革旗手江青及拥护文化大革命和抓阶级斗争这类政治性极强的内容，只有几条标语是和江城医学院直接相关联，而且看样子才刷不久，这便是：

打倒汉奸、走资派郑立华！

向流氓冯斋讨还血债！

彻底砸烂保皇、反动组织尽朝晖！

主楼东西两侧各有一组题为“勇猛冲杀”、“焚毁四旧”的宣传画。系本校师生自己赶作。虽然谈不上画技，油彩涂抹成形而已。但那画的内容，画的规模，足以显示师生们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气魂和决心。

“焚毁四旧”油彩画的对面，有一座小汽车停车房。停车房后边有一所面积为 4.5 平方米的小汽车零件库。为了防盗，在库门房上安了个铁锁门，铁门是有手指粗细的钢筋锁链，并且常年锁着个斤把重的大铁锁。

凌晨，大风渐渐平息了下来。然而寒气并未散去，早饭过后，校园内冷冷清清，只有个别行人匆匆赶路。他们大都围巾裹头，口罩将大半个脸遮盖住，脖子紧缩在大衣领子里。整个头只露出一双瞧路的眼睛，令人分不出身份，甚至是男是女也难以辨认。只有两位从办公主楼里出来的人截然两样，他们不戴口罩，也不缩头藏脑，两人甩开双手，大步流星朝小汽车零件库方向走去。前边的那位身材瘦长，一尺

多长的灰色的驴脸上满着高粱粒大小的疙瘩，脖子绕着条1米多长的黑色毛线围巾。此人姓那，名承祖，32岁，江城医学院原宣传部干事，现任江城医学院霸主鞭红卫造反兵团的司令。走在那司令后边的人中等个，头大、肩宽、腰粗、腿壮，生一双突鼓的金鱼眼，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脚步铿锵有力，呼呼生风，发出有节奏的沉重的“咯咯”声。他叫曹天，23岁，本院学生，现任霸主鞭红卫造反兵团参谋长，兼牛鬼蛇神劳改队队长。曹天出身于武术世家，自幼随父习武，如今能一拳击碎五块红砖。说起曹天的拳击功夫，可真有一段故事：

曹天的祖父曹飞，年轻时便浪迹江湖，以卖艺为生。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曹飞就是苏杭一带闻名遐迩的气功大师。他有一项绝技，钢叉顶肚脐眼。即将肚脐眼对准一柄寒光闪闪、锋利无比的钢叉尖，然后四肢腾空，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钢叉尖上，先顺旋转360度，再倒旋360度，两圈转下来，只在肚脐眼上留下一小点白印子，身体安然无恙。还传说，曹飞能两只大拇指着地，倒立着身体走十里路。

曹天还在襁褓之中时，便随着卖艺度日的父母过上了走街串户、浪迹天涯的日子。有一天，在江南一座热闹繁华的集镇上，曹天的父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摆开了把式，父母俩一个表演头撞花岗岩石碑；一个表演吞火柴、吃玻璃，生吞活蛇。夫妻俩精湛超群的技艺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一个大操场竟围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喝彩声不绝于耳。感动过后，也就纷纷解囊，将铜钱雨点似地朝艺场中心撒来，不大一会儿竟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表演结束后，曹天的母亲忙着在地上拾钱，曹天的父亲则趴着给献钱的观众叩响头。究竟是武术家，连磕头也带着表演的性质，但见他在头前边早准

备好一叠红砖，将前额对准红砖，然后头猛力朝红砖磕去，“噔噔噔”，一磕一声响，随着他的磕动，响声一声比一声清脆，一块块红砖断裂了，破碎了。他的表演更加赢得人们的欢呼和喝彩，一大把一大把的铜钱直朝曹延身上撒……这时候，刚出生 11 个月的曹天却大声哭闹，越来越凶，不可遏止，左边阴囊里那只气蛋涨得象馒头似的。曹天的母亲只好暂停捡钱，气嘟嘟地走到儿身边，说：“爹妈今天发财了，你倒哭啥哪？”妈妈的责问在小曹天只换得了更疯狂地哭吼，直憋得脸色青紫，形状吓人。做妈妈的赶忙抱起儿子，掏出奶头以此相哄。岂料奶头才入口，刚萌出四颗奶牙的曹天竟猛一咬，只听妈妈一声惊叫，拔出来看时，那刚才还好端端的奶头，已被咬裂开半边，顿时血流如注，直痛得满地乱滚，好一阵才缓过气来。稍好，妈妈当着众多的观众大骂儿子：“这不是儿，是吃人的狼崽子，是前世的仇人投胎，今世的魔鬼转生，长大了一准不是好东西……”当天下午，曹天的爹娘一怒之下把儿子送给了集镇上炸油条的老王。老王名下只 3 个闺女，正巧收了曹天做养子。

解放后，曹天的父亲不再卖艺，当上体育学院的教师。光阴催人老，日月不留情。曹延夫妻都过了 50 岁生日，却没生下第二个儿子，老俩口这才想起那送掉的亲生儿子曹天，夫妻俩一心要赎回儿子来，以便传宗接代，延续曹家香火。经过一翻斡旋，曹延夫妻才以 800 元的赎金从炸油条老王手里换回了儿子。自小，曹天上学心灵，成绩优异，但他性情异常凶悍、顽皮，打架斗殴，更是行家李手。曹延多次以饿饭、跪地板、打屁股的法子惩罚他，训诫他，这一套对于胆小怕事的孩子特别灵验的办法在粗野、顽劣的曹天却完全失了作用。夫妻俩常为此犯愁。然而，糊涂的曹延夫妻一

面讨厌儿子出外惹事，一面又怕他被别人欺负，于是将自己的一套武术气功，无保留地交给了儿子，满以为将来长大了有个自卫防身的本领。1963年复季，曹天考取了江城医学院，当上了大学生。曹延夫妻万万没想到，3年以后的儿子竟成了江城医学院一大祸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曹天经常拍着胸脯骂人，伸拳动脚地打人，恨不能走起路来衣裳的边角也要撞倒人。曹天还经常对人吹嘘说：“汉丞相曹操，也就是三国时候的魏武帝，是我曹天的前48代表祖宗。曹操挟令诸侯，英雄盖世，我曹天也要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

单说这那承祖和曹天一块来到了小汽车零件库门外，那承祖从兜里摸出了一把又宽又长的黄铜钥匙，打开了铁门上斤把重的大铁锁。那承祖伸手推门，他想进屋去，铁门却象似被什么东西掩住了，推不动。直到最后一使力，才“吱咯”一声闪开一条小缝。那承祖弯腰一瞧，隐约中见地上有个人，不禁叫道：“噢！这老家伙好象冻死了！”两人索性将铁门大推开，把倒地人推到墙边。那承祖摸摸倒地人的手和脸，冷冰冰没一点热气。他又拉拉倒地人的胳膊和腿，发现还有点儿软乎，就对曹天说：“看样子老家伙可能冻死了。今天的批斗大会开不成了。参谋长，你去叫两人来，把老家伙送往附属医院。”

十几分种过后，曹天叫来了两个人，将“冻死”的人胡乱塞进地排车，拉往附院的方向去了……

上个月的15日，江城医学院召开了一次由各系和教研室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已经被霸主鞭组织占领，这次开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后勤部办公室。

后勤部部长张满仓接到电话通知，第一个来到开会地点。张满仓今年 50 岁，身高 1.61 米，体重 188 斤，直胖得脖子差不多与脑袋一样粗。张满仓的耳朵特别大，有人开玩笑说每只有 4 两，割下来做酒肴足可以炒一大碟子。他的肚子大得象个将临盆的孕妇。考究起为何胖的原因，大概与他好睡觉不无关系。他确实有个嗜睡的毛病。只要闭眼便鼾声如雷，沉沉入睡。后勤部办公室隔壁的同事们，无一不领教过张满仓白天打呼噜的气势与威力。

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郑立华主持今天的会议。刚吃过早饭的张满仓正在那里伸懒腰打哈欠，看样子又快要睡着了。郑立华便凑过去给他开玩笑，说：“老张，你开会倒是积极，第一个到，就是呀，欠缺点精神！”

“院长来啦，你再晚到几分种，我一准能做个好梦。”张满仓摇着胖大脑袋，使劲睁几下发涩的眼皮，微笑着说。

郑立华与张满仓正说着话，又有人进来了。来者目不旁顾，只懒洋洋地往张满仓身旁的椅子上一坐，悠闲地仰望屋顶上的天花板，伸出一只小手指头漫不经心地挖鼻孔。这人坐下来不到半分种，忽然紧皱双眉，龇牙咧嘴，手塞进裤裆里又抓又搔。原来他的大腿内侧生了块直径 5 厘米长的牛皮癣，久治不愈，奇痒难捺。此人叫柳旺权，江城医学院副院长，现任霸主鞭红卫造反兵团的副政委。张满仓见柳旺权进了屋抬屁股移动了一下椅子，脸扭向别处，将后背和屁股对着他。柳旺权只顾咧嘴抓搔长癣的裆部，一点儿不介意张满仓的冷落与厌恶。

过了两分种，张满仓突然粗喉咙大嗓门地喊叫起来：“哎哟！老伙计来啦，请到我这儿坐。”边喊边把身边的椅子拍得“啪啪”响。

柳旺权听到张满仓打招呼，只扭头看看身后有谁进屋。他看见中医学院系主任冯斋愁眉不展地走进来。冯斋确实精神不佳，花白的头发乱成了一窝草他也不梳一梳，老脸上有两道被冷风吹干了的泪痕，一直流到腮边他也没擦一擦。

冯斋后边脚跟脚进屋的人是中医系主任蒋一宝。此人个头矮小，浑身干巴巴的皮多肉少，茄子干似的瘦脸上格外有神的大眼睛，黑眼珠儿滴溜溜地转动着，蒋一宝一进屋就朝柳旺权、郑立华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表示敬意。

附属医院院长李良到会迟一些。他 50 多岁，面孔说不出有什么显著特征，初次见他的人谁都容易忘却。李良右手拿着半边白面馒头，左手掐一节酱黄瓜咸菜，边走边嘟囔：“许多医生、护士不辞而别到外地学校大串联，做手术的人手不够，把我这个当院长的老头子也逼上了手术台。弄得我吃不上饭，唉，这工作……”李良唉叹着，干硬的馒头碴从他嘴唇直往下滚落。

各系和教研室主任以上职务的干部们陆续到齐以后，郑立华宣布开会。他看几眼日记本上的记载，说道：“同志们，在咱们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搞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江城医学院的实际情况看，这破天荒的头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真够厉害的！运动一开始就大破‘四旧’，烧、砸了很多贵重物品。先后抓了 500 多人关押进了‘牛鬼蛇神’劳改队。我听说霸主鞭组织又开列了一批抓人名单，准备关押进搬空了的车库、浴池、动物实验站里去。我估计，不少在座的人列入了被抓人员名单之内。更使我忧患的是霸主鞭和尽朝晖两大派群众组织对峙而立，互相指责、咒骂甚至打群架。昨天，又有两名被打伤的学生住进了附院。照这样下去，”郑立华讲到这儿，心坎里象灌进了水银，停顿了一会，又说：“请大家

想一想，咱们这所大学乱成了什么样子？哪儿还象一所人民的大学？”郑立华心情激动，眼睛红红的，泪花儿直在眼眶子里转悠。

李良见郑院长如此，他吃剩下的一块馒头放在会议桌上，又把嘴里嚼着的馒头碴碴吐到痰盂内，说：“依我李良看来，咱们江城医学院乱成今天这个样子，霸主鞭组织要负主要责任。尽朝晖组织还算可以，没有太多的过火行为。”

“老李，你说的这些是派性话。”蒋一宝哭丧着脸说，“尽朝晖与霸主鞭组织一个样，斗人、打人都够凶的。”蒋一宝说着站起身来，当着众人解开腰带，将裤子褪到膝盖下边，一手扒开贴身裤头，裸露出屁股和大腿，“大家瞧瞧，我被尽朝晖组织里那两个叫海力和肖潜的人打成了什么样子。”人们一看，蒋一宝的屁股和大腿果然被打得表皮剥脱，皮下已经肿胀、青紫、瘀血。

“你们要正确看待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嘛！”柳旺权身为霸主鞭红卫兵团副政委，自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说起话来响当当的，“红卫兵起来造反，未免会出些‘乱子’，‘乱’是乱了敌人，只有‘大乱’才符合中央文革提出的造反精神。特别是霸主鞭组织敢想、敢干、敢闯、敢造反，很有造反派的气魄嘛。只有这样认识造反派才是本质的，全面的，正确的。”

“哼！”李良不服柳旺权说的话，他狠瞪对方一眼，“柳副政委，你们霸主鞭组织已经关押了 500 多人，如今又开列一批抓人名单。医学院哪有那么多‘牛鬼蛇神’？”李良朝着柳旺权一撇嘴角，“柳副政委，你是坐花轿的人，你难道把别人当马骑吗？”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江城医学院科、系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数受到了“炮轰”、“火烧”、“打倒”的批判、斗争。柳旺权也一度受过霸主鞭和尽朝晖两大派组织的轮流

批斗。自从柳旺权用大红纸张贴出声明“坚决支持造反派，申请加入霸主鞭组织”以后，他一下子交了红运，挨批斗的厄运彻底结束了，他不仅得到了霸主鞭组织的保护，还充当了霸主鞭红卫造反兵团的重要职务，成了坐上花轿的人上之人。

悠闲自得、鼻孔朝天、如同超凡入圣了的柳旺权听完李良带刺的言语，他那半闭着的小眼睛突然睁大，怀着敌意瞅李良一眼：“老李此话差矣！党中央的报纸、中央文革的文件都讲得很明白嘛，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搞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关押一批‘牛鬼蛇神’是理所当然的事，可不能说成把人当马骑哟。”

“你胡说！”中医系主任冯斋最近几天接连挨批斗，昨天下午批斗他的一次“喷气式”就被霸主鞭“架”了3个小时，直到这会子还腰疼得忍不往，心里窝着火。他顶撞柳旺权：“抓人，关押人，打骂人都是土匪行为！”冯斋的话又快又急，直象从湍流的河床中倾泄出来的一般。

“土……匪……行……为！”柳旺权拖着长腔，别有用心地重复着冯斋的话，他蔑视地朝冯斋一撇嘴，冷笑道：“我说老冯哎，你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啦，说话可得把点分寸。”柳旺权的话象似教训冯斋，又象似教训大家，“许多中国人都是因为自己的舌头倒霉，可得小心言多有失，言失招灾呀！”

“我冯斋的死活不用你柳旺权操心！”

“嘿嘿……”柳旺权冷笑一阵，喝两口香味宜人、提神解乏的崂山茶，说：“就目前的形势而论，眼睛要尖，鼻子要灵才行哇。如果一个人死眼皮，看新事物没有一点儿灵活性，那就是鲁迅先生在小说里写的‘用九斤老太的秤称新事物’，

可就称错了。”柳旺权的声音不算太高，但分量很重，咄咄逼人，“我所说的这些话，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谁跟不上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谁就要犯大错误，栽大斤头！”

昏昏欲睡的张满仓听到冯斋与柳旺权顶撞，又听到柳旺权当众教训冯斋和众人，他心中很是不平，讥笑柳旺权说：“今天的社会生长出一种‘大滑头’。这种人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风向标，遇事比那黄鳝、泥鳅还滑溜，啥时候也不会吃亏。不过，”张满仓又瞅一眼柳旺权，“依我张满仓的笨眼看来，这种‘大滑头’只能算‘怪物’，而不能算是人！”

“老张，”柳旺权两头尖的枣核型脸难看得象个死猴头，气嘟嘟责问张满仓，“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哼！”张满仓也不示弱，吭声道，“我的话呀！天知道，地知道，鬼知道，自己也知道。”

“无论你张满仓说什么，我只认为霸主鞭组织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本人坚决支持抓‘牛鬼蛇神’进牢狱的革命行动！”

李良帮着张满仓与柳旺权争吵：“霸主鞭组织随便抓人、打骂人、关押人就是不对！”

“那是你李良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红卫兵造反派。”

“我李良也不是瞎子，我认为尽朝晖这样的群众组织才是好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

“霸主鞭是好组织……”

“尽朝晖是好组织……”

“不对！你们都说派性话，你们的看法全都不全面。”郑立华见参加开会的干部们争吵不休，已经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这时候，唯有自己站出来说话了。他于是说了自己的意